

梦真的可以偷吗?

《盗梦空间》全球热映;电影中的说法对不对? 专家说,部分剧情合理



现在最热的电影是什么?答案无疑是《盗梦空间》。

目前,《盗梦空间》全球热映。它在全球权威电影排行榜上名列第三,仅次于《肖申克的救赎》、《教父》。微博上,它以22万条微博成为最热话题。

电影讲述的是一群“盗梦人”通过进入别人的梦境窃取商业情报获利。只是,梦真的可以盗吗?电影中的说法,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心理专家表示,他们有时也追寻患者的梦,来分析并治疗患者。

“解梦”能治病?

心理医生:确实会通过梦给患者治病

“《盗梦空间》真是太好了,只是,人的梦真的可以偷吗?除了商业价值,偷‘人的梦’还能做什么?”

天涯、网易、新浪上,网友们对《盗梦空间》的讨论无处不在。有网友还称,在乌鲁木齐多家医院,“解梦”已成为心理诊疗新手段。

郑州有没有人专门通过“解梦”,为人们治疗心理问题?

杨勇超是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国家心理咨询师,他介绍,他和同事也通过读人的梦,寻找线索帮人治病。他有一位病人长期抑郁,他曾多次排查这位病人的家庭情况,遗憾的是,始终查不出原因。

有一天,病人告诉他,他始终被一个梦困扰。梦是这样的:

在一块广阔无垠的大地上,有一棵大树。他拼命奔跑着,很累很累,跑到树下后,他感觉会好很多。

病人说,这样一个简单的梦,他反复做了1年多。

闻此,杨勇超认为,这个梦说明,病人缺乏安全感,他想要寻找一种依靠。

只是,在现实生活中,他这种想法始终未能得到满足。

杨勇超进一步分析,发现患者家庭生活并不和谐。他婉转告诉他并给予指导后,病人逐渐康复。

在他看来,医学“解梦”解的是心理问题,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在很大程度上是潜意识中正常情绪的宣泄和表达,比如,在清醒时说不出的话,在梦里就可畅所欲言。

七大剧情合理吗?

“五层梦境是真实的吗?”“人们睡觉时,大脑真的会飞速运转吗?”看完《盗梦空间》,不少网友有这样的疑问。对此,杨勇超对部分剧情从专业角度进行了分析。

问:睡眠时大脑运转会比平时快10倍吗?

答:否。睡眠时大脑运动速度慢

影片情节一

柯布教小女孩阿里亚德莉说,一个人在清醒时其实隐藏了大脑的潜能,睡眠时大脑的运转比平时快10倍,可以做到所有的事情。这个是否真实?

分析:人清醒和睡眠时,大脑细胞活动过程确实不一样。但在电影中说法相反,其实人在清醒时,大脑运转才最快,尤其是精神高度集中时。如果大脑睡眠时运转慢,为啥有些科学家会在梦境中出现灵感?

杨勇超解释说,人在睡眠时是最放松的状态,各种潜意识里的思想灵感都会出来,因此会产生灵感。但这并不意味着睡觉时,大脑运转速度更快。

问:为何“梦中10年,现实5分钟”?

答:梦境是“闪回式”的,因此梦中时间变长

影片情节二:

在影片中,梦境总是特别的长,在现实中的5分钟,等于梦里的1小时。尤其是,在第二层梦境中的几秒钟,在第五层梦境中长达几十年。在梦里,时间真的会变长吗?

分析:时间是永恒的,钟表滴滴答答地响,一秒钟就是一秒钟。

但时间更是一种感觉。比如说,现实生活中一些人会看到飞碟,有人会认为自己看到飞碟十几分钟,但真正去看录像带时,发现只有十几秒,这就是感觉的差异。

并且,梦境是“闪回式”的,大脑可以在瞬间将许多情景映现在梦境之中,许多毫无联系的场景和事件可以“剪接”在一起,时间可以跳越,地点可以切换。因此人们常常感觉自己做了很长时间的梦。实际上,不是时间变慢了,而是接受信息的速度变快了。

问:梦里受伤,做梦者会痛吗?

答:会

影片情节三:

在第一层梦境里,雇主齐藤先生中枪了,鲜血汨汨地流出,齐藤先生感觉相当痛苦。梦中受伤,做梦的人真会感觉痛吗?

分析:如果梦中受伤,做梦的人确实会感觉痛,但会轻很多。比如,梦见被人扎了一刀,是会有痛感,但做梦者感受到的痛,甚至比不上脚趾碰到了桌脚的疼痛程度。

梦境里的痛感是不真实的,更像是一种不舒服感。这种体验来自于大家平时对痛苦感觉的体验,是停留在记忆中的感觉。

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身体的某个部位存在问题,也会在梦境中得到体现。例如说,肚子痛,就会梦见被人扎了一刀。

问:人会分不清现实和梦境吗?

答:一般人都能分得清,植物人能不能分清,医生搞不懂

影片情节四:

柯布的妻子梅尔因为在梦境中呆得时间过长,贪恋着无时间尽头的厮守,不想回到现实里。最终,她分不清现实和梦境。真的会有人分不清现实和梦境吗?

分析: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般都可以分清现实和梦境。

只是,植物人是清醒还是处在梦境中,医生们搞不清楚。

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植物人始终有呼吸心跳,像是处于睡眠状态。但他究竟是在梦中,还是现实中,医生们不明白。

问:梦境会分层吗?

答:不会,梦境只会分阶段

影片情节五:

在飞机上,柯布入侵了罗伯特费切的梦境,还能带着他进入了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甚至去了潜意识边缘的迷失地域。现实生活中,人们真的可以共享梦境吗?

分析:目前来看,医学上尚未做到共享梦境。即便是孪生兄妹,或者生活多年的夫妻,都不能做同一个梦。

影片中,柯布进入了五层梦境。人的梦境,真的是分层的吗?“我们研究的梦,是不分层的。”梦境只是分阶段,比如浅睡眠阶段的梦等,但梦境并不分层。

问:盗梦可能吗?
答:从人类大脑中“窃取”影像已成可能

影片情节六:

影片中,捕梦者们使用一种叫做自动梦素的药物和一台盗梦机器将梦境上传到他人的梦境之中,然后若干名连入机器的捕梦者也进入梦乡,从而偷别人的梦。这个可能吗?

分析:从目前来看,盗梦是做不到的。电影中,盗梦首先必须共享梦境,但现在这个大前提都做不到。

但也有报道指出,现实中,这种能读取他人思想的装置已经被发明了出来,它就是核磁共振扫描仪,这种仪器可以抓拍脑部活动的照片,然后再通过某种软件就可以将受试者所看到的图像还原出来。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神经科学家杰克·佳朗特就采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技术,模拟试验者的大脑视觉系统算法,绘制出大脑活动图像。

问:催眠师让人说出银行密码,和将思想植入梦境一样吗?

答:不一样。前者影响短暂,后者是长期性的

影片情节七:

影片最后,柯布成功地将思想植入了罗伯特费切梦中,这个可能吗?现实生活中,催眠师通过催眠别人,让对方将银行密码等说出来,这是不是另一种“植入”?

分析:从目前看,将思想植入他人梦中不太现实,未来能不能进入人的大脑植梦,这个不好说。

从理论上讲,催眠确实可以让对方将银行密码说出来。这是因为,催眠时人们戒备心会降低。但催眠只适合暗示性强的人,对催眠暗示性差的人没效果。

但催眠一个人套出银行密码,和电影中将思想植入他人梦境有很大区别。植入想法后,被植入人思想会发生重大改变,但催眠做不到。催眠只能在短时间内影响到对方的想法,但无法改变对方的人生观价值观。

据《河南商报》



女舞蹈老师 博客记录隆胸过程

为了实现多年的愿望,弥补自身线条的不足,舞蹈老师王忆璇通过一档圆梦真人秀节目获得免费资助,并于8月底完成隆胸手术。其间,她用博客记录自己的整个手术过程,在网友中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现年27岁的王忆璇是北京一家舞蹈工作室的艺术总监。独自进京北漂6年,现已成为业界小有名气的舞蹈老师,王忆璇在朋友眼里“热情开朗”,但她却说“其实我一直很自卑,以前曾一度自闭”。她称,选择做隆胸手术只为能卸下伪装。

王忆璇的一本病历显示,医生此前对她的诊断为胸部先天发育不良。“因为觉得自己身体有缺陷,以前我都不敢照镜子。”王忆璇表示。“有人问我是不是为男人去做手术,其实我是为我自己。”她认为,做隆胸手术就和女人化妆、穿漂亮衣服一样,为让自己更完美。“我写博客并不是建议和我有相同困扰的女孩都去做手术,而是希望我们都能面对自己的缺陷,想做做的事。”

有朋友说她傻,不该公开承认做手术。王忆璇却反问:“为什么要藏着掖着?”她认为,最美是内心的自然。

据《京华时报》

湖南一官员 威胁炸长沙行政机关

长沙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于9月6日对外发布,省会警方经缜密侦查,于近日成功破获一起扬言爆炸恐吓案件,两名违法嫌疑人被依法行政拘留。

8月15日,湖南省长沙市某行政管理部主要领导分别收到不法分子的手机短信,嫌疑人扬言针对该部门实施爆炸报复社会。经多方调查取证,确认湖南宁远县某单位干部钱智国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进而查实,在长沙市多次向省市某行政管理部领导发送恐吓短信的人员就是钱的外甥黄宁辉。9月2日21时许,民警在长沙、宁远两地同时展开抓捕行动,将钱智国、黄宁辉两名嫌疑人成功抓获归案。

警方查明,违法嫌疑人钱智国因省某行政管理部没有安排其从部队复员的儿子进入该系统工作为由,而心生怨恨,在多次纠缠有关领导未果的情况下,便滋生了报复的念头,伙同黄宁辉多次给湖南省长沙市某行政管理部主要领导发送恐吓手机短信,造成了恶劣影响。

据《长沙晚报》

年过50 就去老年公寓占坑

凡事要趁早,尤其是养老。到60岁退休再考虑养老的问题,这个观点已经out了,正当壮年的50后已经开始在合适的老年公寓占坑了,养老已经呈现出一种“55”现象。

“开始登记的第一天,18位预约登记的人都很年轻,平均也就55岁左右。”位于北京密云的耀阳国际老年公寓日前开始接受会员登记入住,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老年公寓在建设之初就定位于60岁以上老人,为此还专门引入了武警总医院的康复医疗中心,并实行居家式的养老模式,老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居室,完全是一套颐养天年的生活模式。

但在对外营业的第一天,就受到了不少50多岁中年人的关注。他表示,目前,该公寓已经有近30人预约登记,低龄化趋势明显。记者了解到,在缴纳了10万至30万元不等的会费后,公寓会员就可以优惠的价格租赁一套老年公寓,月租、年租都可以,随住随租,也就等于在这个老年公寓里占了个坑。

据《北京晨报》